



瞿曇佛陀傳

中村元著
王惠美譯

(續上期)

5 無所有處的境地

阿羅羅·迦羅摩，所指的目標境地，是被視為「無所有處」。這是唐玄奘大師所譯出來的語句。在漢譯的「中阿含經」曾記載着，是釋尊在「獨住於遠離空安淨處」，然而據阿羅羅·迦羅摩的教授，更進到「一度過無量識處，而得無所有處」，再據鬱羅迦·羅摩佛陀說，他的父親指點「渡過一切無所有處，而得到非有想非無想處」。由於漢譯「中阿含經」的原典中，已經成立了無色界——就是沒有物質的世界的四個領域：即空無邊處，識無邊處，無所有處，非想非非想處的定型——。雖然那時候還未成立無色界的觀念——但是那是可以拿到在這裏適用的。

且說：「無所有處」的思想，在佛教最初期的時代，却是佛教以外的一般修行者，用以作為目標的境地。「通曉明咒(吠陀)的某一波羅門，希望得到無所有的境地，而從僑薩彌羅族的美麗都市，來到南國」①。

所以，當時的波羅門，也不會例外的，希望得到無所有的境界，且耆那教，也時常想當欲證的目標②。

且仍是在最古的佛典「斯多尼婆多」波羅耶那篇所解說的境界。並曾經記述：釋尊對於波羅門的學生——優婆須瓦(Upasiva)如次的教授③。

優波須瓦說：

釋迦呀！我是不依靠他人，就無能力獨自度過大煩惱的變遷

。請為我說明：我將要依據什麼來作依靠，而能夠渡過這煩惱的變遷呢？你是具普遍的眼光之人呀！

世尊說道：「優波須瓦呀！要好好的留心着，一面期待着無所有(akincāna)，而另一面要想「那裏是什麼都不存在」，依照這樣以渡過煩惱的演變吧！捨棄諸多的貪欲，離開諸多的疑惑，在晝夜必須觀察愛執的消滅」。

尊者優波須瓦說道：

「離開對於一切欲望的貪欲，而根據無所有之法，捨棄其它，由於最上的「有想解脫」(Saññāvimokkha)④，而解脫的人——他是不會再退墮，而能夠在那裏安住嗎？」

世尊就說道：「優波須瓦呀！離開了對於一切欲望的貪欲，而根據無所有的法則，捨棄了其他，由於最上的有想解脫的人——他是不會再退墮的，且能夠在那裏安住的。」

看註釋⑤也可以知道，此處便是具有「無所有處定」的意義。但是，在寫成註釋之時，已經成立了四色定的觀念，所以，說明世尊是從無所有處，更進入於非想非非想處，而再從那裏出來，又再進入於更高的境地。可是，這是很明顯的脫離了原文的說明。

另外同樣的旨趣，在古代經典的其他詩句之中，也曾被提出過。

「他在世間是無所有，又不會憂愁無所有的事，他是不會貪欲諸多的事情。他就被稱呼為聖者」⑥(在此處所說的「無所有」，是沒有屬於自己的東西的意思。)

於是，能夠說的是：在最初時期的原始佛教，大概是受到佛教還沒有成立以前的思想，將「無所有」的境地當作目標，所以，爲了要實現這境地而修習禪定，但是作成了巴利文「中部」經典的原型的時候，將這所表現便被遺棄，而至於被歸附於外道的阿羅羅·迦羅摩的思想裏。

註·① Sn, 976.

② Uṭtarajjhayana XXV 28etc

③ Sn. 1069f.

④ 註釋家認爲，所謂「最上的有想解脫」就是「無所有」sañ-

ñimokke Parame Tī Sattasu saññāvimokkesu u ttame ak iñcaññāyatane (Paramathajotikā, P. 594)

⑤ Cullavaddesa 『南緯大蔣經』第四四卷，小部經典二十一—

一五七頁以下。又 Chalmers之譯即 The Plane of Naught (p. 235, V, 976) 尙且施護等『佛母般若波羅密與圓集要義論』第四一頌，即譯na Katharncana爲「何所有」。(參

照：宇井博士『陳那著作之研究』三〇九)

⑥ Sn.861

6 非想非非想的境地(四無色定)

然那位羅摩之子的鬱羅迦所說「非想非非想」的思想，也是在佛教最初期的原始佛教所說的思想。我們在最古經典之一的『斯多尼婆多』的阿多迦篇中，還可看得出來，那是以視作釋尊的教義。它有如次的敘述：

「對於能作如何修持的人，才能夠消滅各種形態呢？又樂和苦要如何才能消滅的呢？把要流滅的各種情況，請你詳細的加以解說，我是極其希望知道那一些的。」對於這些的詢問，釋尊的答覆是：「不作真實想，也不作錯誤想，不是無想，也不是要消滅想。

具如是修持的人，才能夠消滅各種形態。總之，世界上，所擴展的意識，是於想作的緣因而起的。」①

在前面的敘述裏，很清楚的說明着「非想非非想」的教義。鬱羅迦，是以禪定而進入於「非想非非想」的特殊境地，來作爲目標的。然而，在前面的阿多迦篇，也是先由禪定而消滅了「想

」，然後，再進入於消滅「世界上擴展的意識」的境地，來作爲目標。所以，在最初期的佛教——阿多迦所主張的教理，到了中部經典裏，却歸納於鬱多迦的教理中。

當然以相反的假定而說：阿羅羅·迦羅摩和羅摩之子鬱多迦所懷，像前面那樣的思想，被原始佛教所採用，而使於「斯多尼婆多」(尤其是阿多迦篇和波羅耶那篇)之中受到反映的，也可能作這樣的推想，可是，應當被斥退的那兩位行者的思想，照原來的作爲釋尊成道後所說的教義，是不可能有的事情。

無論如何，『斯多尼婆多』是比較古代的典籍，所以，我們是可以得到如次的結論。

在原始佛教的最初期 A (——由最古的典籍「婆羅耶那」篇作爲代表——) 方面是，解說脫離我執的教義，必然歸結於「無所有」的境地，以作爲目標，而修習禪定。耆那教徒會將「無所有」當作爲目標的理想境地。但那境地是被稱爲「想的解脫」(Suññāvimokkha)。

可是，佛教再進展到原始佛教的最初時期 B (——由「阿多迦篇」作爲代表——)。再進一步的解說究極地，是「不是有想」，也不是無想」。大概是像最初時期 A 那樣，只說明「不是有想」，「什麼都不存在」而已。但有時候也會受到虛無論的誤解，所以，也許要避免那些誤解，而再進一步的說明到究竟的極地。而且，佛教到更飛躍的發展時代(——阿育王以後，或者是最早也是那蘭陀王朝以後——)是只以像前面的最初期 A·B 那樣的思想，却成爲不適合於時代人心的要求，所以，必須要有更新而飛躍的思想。於是，將「無所有」的思想，強調的說是阿羅羅·迦羅摩的教理，又將這「非想非非想」的思想，再度強調的說是羅摩之子鬱羅迦的教理，並且爲佛教展開了更新的思想。這與後來的由小乘佛教而興起進展的大乘佛教的情形很相似的。

(未完待續)

註·① na Saññasaññi, na visaññasuññi no pi asaññi na vibhūtasañ-
ñi-evaṇṇasametassa vibhotirūpaṇ; Saññānidānā hi papañcasa-
ṇṅkhā (sn. 874)